

■ 希腊现当代文学精选

中国纪行

〔希腊〕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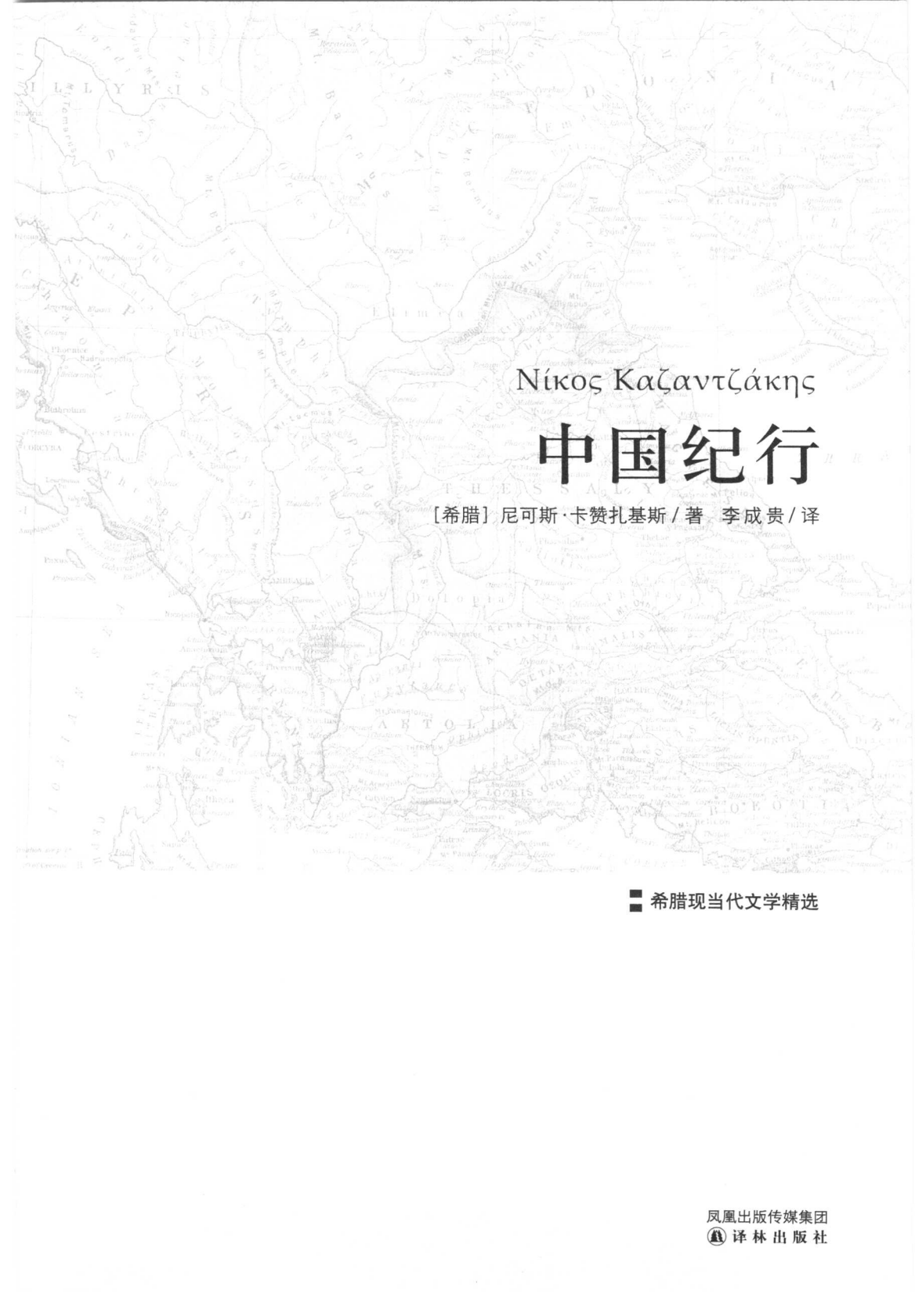
李成贵 / 译

Νίκος Καζαντζάκης

Ταξιδεύοντας: Κίν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Νίκος Καζαντζάκης

中国纪行

[希腊]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 著 李成贵 / 译

■ 希腊现当代文学精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纪行／(希)卡赞扎基斯著；李成贵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7.11
(希腊现当代文学精选)
书名原文：Ταξιδεύοντας: Κίνα
ISBN 978-7-5447-0389-5

I. 中… II. ①卡… ②李… III. ①游记-作品集-希腊-
现代 ②卡赞扎基斯, N. (1883~1957) - 哲学思想
IV. I545.65 B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3205 号

书 名	中国纪行
作 者	[希腊]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译 者	李成贵
责任编辑	薛 飞
原文出版	Αθήνα: Δίφρος, 195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162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389-5
定 价	(软精装)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Νίκος Καζαντζάκης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1883-1957）是20世纪享有国际声誉的希腊作家，曾引起广泛的争议，作品被译成三十余种文字，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代表作有《自由或死亡》、《基督的最后诱惑》、《希腊奇人佐尔巴》和《奥德修记现代续篇》等。卡赞扎基斯毕生都在内心苦苦进行着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徘徊和斗争，并渴望在其中寻求灵魂的安宁。

■ 希腊现当代文学精选

《基督的最后诱惑》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自由或死亡》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中国纪行》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理所当然》

(奥德修斯·埃利蒂斯)

《塞弗里斯诗选》

(乔治·塞弗里斯)



责任编辑：薛 飞 封面设计：胡 危

译 序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先生生前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在 1935 年，第二次在 20 年以后。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后，写了《中国日本之旅》。20 年后他访问了新中国，计划写一部书《20 年后》，并列出了详细提纲和基本内容。但是，无情的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本书前半部分是《中国日本之旅》一书中的中国之行，作家描写了在旧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其中的所思所想表现了作家对人生、国家、民族的深邃思索。翻译过程中，把到日本的旅行省略了。

后半部分是作者记载 20 年后重游中国的情况。这时的中国和 1935 年的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作者用赞叹的目光观察，用欣喜的心情记录。也只能简单记录而已，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写作了。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简单地记下每天的活动和看法，等待将来身体允许时，写《20 年后》一书。他的夫人，海伦·卡赞扎基斯帮助他，也做笔录。后来，海伦·卡赞扎基斯把卡赞扎基斯先生的笔记和她本人的笔录合在一起，算作对卡赞扎基斯《20 年后》没有完成的著作的交代。原书中，凡是卡赞扎基斯的笔记，都

用斜体字,而海伦的说明用的是普通字体。为了方便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把作家的笔记用黑体字,而海伦的说明用宋体字。

考虑到原文篇幅较短,更考虑到作家在书中多次表现他对生命、对人、对社会的探索,译者把卡赞扎基斯先生的《苦行》一书翻译过来,附在后面,供读者参阅。

《苦行》篇幅不长,不到两万字。作者站在极高的高度看人生、看世界,探讨人生、生命的来源、去向等问题。文字比较费解,道理也有独到之处。译者翻译起来很吃力。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以便修改。

在翻译《中国纪行》过程中,虽然比《苦行》容易得多,但是,译者 also 发现,很多过去的地名、人名无法查找,只好按音译。尤其作家引用了一些中国的诗歌,译者也无法找到原中文,按希腊语译成中文,难免出现谬误。译者虽然在译文中做了译注说明,但是,仍然请读者能够谅解,给予批评和指正。

李成贵

2007年1月5日于北京



1935年，中国

当我闭上眼睛来看、来听、来嗅和来触摸一个我认识的国家时，我总感到身心在喜悦中震动，仿佛一个可爱的面孔来到了我身边似的。

有一次，我问一个犹太教士：

“请问，当你说我们全体犹太人要返回巴勒斯坦时，你指的是上面的、非物质的、心灵的巴勒斯坦，我们真正的祖国吗？”

犹太教士愤怒了，他把手杖插在地里，大声吼叫：

“不！我要的是下面的巴勒斯坦，手可摸到的，有石头的，有刺的，有泥土的巴勒斯坦！”

同样，那些无血无肉、空洞的记忆也不能哺育我。如果我只苦苦等待那些模糊不清的身体的快乐和痛苦净化为一个非物质的、清晰的思维时刻，我就非饿死不可。当我闭上眼睛来快乐地感受一个国家时，我的五个感官马上扑向我，把这个国家展现在我面前，每个感官都长了嘴，要向我诉说。彩色缤纷，花果累累，女人成群。果园味，肮脏的胡同味，腋臭。辽阔无际的雪原闪蓝光，炙热的沙漠在阳光下涌波浪。哭声，叫声，歌声，从远处传来的驼铃声。刺鼻的蒙古城镇的味道，永远不会从我的嗅觉中消失。手中曾拿过永世不忘的、却已腐烂的布哈拉的甜瓜，伏尔加的西瓜，还有

日本姑娘一只熟悉的小手……

有一次，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想用抽象的概念驯服我那狂野的心灵。我说，人体是奴隶，它的任务是驮载没有加工的原料，把它们投放在大脑的园子里，以便让它们开花、结果、产生思想。世界在我心中越是无血无肉，越是没有声响，我越意识到自己登上了人类努力要攀登的顶峰。于是，我兴奋，于是，一个我热爱的神耸立在我面前，我把这个神升高为菩萨原型。否认你的五个感官吧，腾空你的五脏肺腑吧。你什么也不要爱，什么也不要恨，什么也不要期望。只要你用一口气吹世界，世界就消失了。

但是，有一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我体内一种饥饿，一种干渴和一种尚未把世界变得令人厌恶的野蛮种族的思想在工作。我的思维扮演着一个令人厌恶的角色，自认为无所不晓，饱食终日，嘲笑地倾听着我乡下人心灵的呼叫。但是，我的身躯——上帝保佑——还是充满血肉、泥浆和憧憬的。夜晚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梦中只看见两个嘴唇，却没有面孔。那是如剑的女人的嘴唇。突然嘴唇动了。我听到一个声音：“你的神是谁？”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菩萨！”

但是，嘴唇又动了：“不！是触觉！”

我从睡梦中惊醒，跳起来。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欢乐和自信充满我的心。原来藏在我内心的骚动和不安、百般诱惑，找不到出口，困惑不解，现在，仿佛一下子在原始的黑夜、母亲的怀抱里得到了答案。从那个夜晚开始，我不再走弯路了。我遵循自己的道路前进。我努力争回年轻时代为崇拜虚无的外国的神失去的年华。我把虚无的概念化为血肉，营养自己。我感觉到了，触觉之神就是我的神。

我所认识的国家，在这之前所认识的国家，都是通过触觉认识的。我感到，所有的记忆，就像蚂蚁一样，不是在大脑里，而是顺着我的手指缝在全身的皮肤上爬行。就是现在，当我在大脑里回想日本和中国时，我的手好像触摸在可爱的女人的胸脯上一样。

穆罕默德寻找他的一个信徒——一个部落首领的家，准备告诉他战争的消息。他敲门，开门的是首领的妻子择伊戴。就在她打开门那瞬间，一阵风吹来，吹开了择伊戴的上衣，露出了她的胸脯。

穆罕默德眼前一亮，一下子忘记了他所有爱过的女人，举起双手，感谢神：“谢谢你，安拉，你让我的心跳动不止！”

同样的感恩之情我在日本和中国也感受到了。我一下子忘记了所有爱过的国家，忘记了所有的合法的、非法的爱情，全身心转向了一个新的爱之旅——一个小小的国家和一个大大的国家，蒙古式的眯缝小眼睛和坚定的、冷漠的、神秘的微笑。

让我们也感谢安拉,让我们心跳不止,让风吹来,让我们看看日本和中国的胸脯!

中国, 民族之龟

我的朋友梁凯(音译)穿一件蓝色丝绸马褂,外罩一件黑色亚麻衫,头戴一顶满族人的帽子,和我一起站在船头,遥望越来越近的中国海岸。

阴雨的清晨,灰色的天和海,饥饿的海鸥在我们头上盘旋。雾蒙蒙中,一个个小村庄呈现春色。“中国……中国……”想到这,我的心剧烈跳动。

中国小船,船头高高翘起,绿色,红色,船头雕龙,黄色小人在帆绳上爬上爬下,辛苦劳作。一条小渔船,大胆地和我们大船擦边而过。两个中国人站立在船上,把一张大网撒向海面,另一个人盘腿坐在后面,双手紧握舵把。他们的白牙闪了一下光,立刻消失在波浪里。我仅仅看到了船头的龙,黑色,橘色条纹,张口,像火一样的舌头伸出来。它红红的大眼睛盯着带泥的水,仿佛驱赶波涛里的恶鬼。

我的朋友梁凯用他瘦弱的手指摩擦一串琥珀,他的小眼睛微笑着。在船上我经常看到他把手放进水罐里沾上水,然后慢慢抚摸琥珀。“这样,就能保持我们手指皮肤的敏感性。你知道这在生活中多么有用吗?爱,拥抱,水果,贵重的木材和丝绸面料,都需要细腻的皮肤。思想也

如此!”

现在,又听到他那甜蜜的、低低的、稍微带点讥讽的声音:

“您已经靠近天国了,这是用河流冲积下来的泥和灰——我们祖先的毛,脑和肉——建成的。您将怎么理解呢?”

“我不是来理解的。”我受了这个中国老人的讥讽和疲倦声音的刺激,回答,“我来这里是为了满足五个感官的快乐的需要。我不是社会学家——感谢上帝!也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游客。”

“那你是什么?”

“一个有新希腊勇气的古希腊人说过,灵魂是触觉的训练。我就是这样的灵魂。一头被驯服的用五个感官触摸世界的动物。我来这里,为了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我既不怕讥讽,也不惧失望。中国对我来说,是一片草原,那里可以放牧我的五个感官。”

魅力无穷的中国人闻了闻琥珀串,微笑了。

“您看,”他说,转移话题,“当你摩擦琥珀时,它的味道很特别。我感觉到我的手指在冒火……”

我们沉默了。太阳升高了一些,中国的海岸线越来越清晰,开始稀疏疏出现一些泥土房。它们背后,是你可以猜想到的中国巨大的身躯。广西、湖南和四川的无边无际的泥土平原和广袤的“中国平原”,长数千公里,宽 500 公里,哺育着 2.5 亿生灵。

山逐步升高,越往西行,地形越高,直到神秘的西藏和常年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在高山峻岭之间流淌着巨大的河流:黄河、蓝江^①、西江。在北方的高山上盘踞着一条长 3300 公里的巨龙,它高 8 至 10 米,守卫着边界——中国长城,是唯一一个能在月球上看到的人类的工程……

在这个无际的黄色磨盘里,像蚂蚁一样爬行着 5 亿身躯:苦力,官员,商贾,渔夫,农民。一些人留长辫子,一些人剃光头。北方人高大、健壮,有彪悍的蒙古人血统。南方人纤弱、瘦小、头脑灵活、行动敏捷似猿猴。

是封建王朝?是共和?是共产主义?都不是,是混乱。将军被买来卖去,从一个军营调到另一个军营,后面跟着一条彩色的队伍——饥饿的、衣衫褴褛的人群。谁出钱多就卖给谁!日元、英镑、美元、卢布。没有祖国,没有统一的民族,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大杂烩。而每一个中国人在他黄色的胸膛里都有一个灵魂。野蛮和精心策划

^① 即长江。

的没落,老年的痴呆和原始的速度,无神论和神秘复杂的宗教观念,麻木不仁和突发的无法控制的疯狂,无法忍受的肮脏和附近的茉莉花、石榴花……发疯的双唇吐白沫,突然,一个年老的官员走过。他面孔安详,你感到,他经历了所有的呼喊和嘲笑,在他的双唇上只留下了生活的沉淀——微笑——哲学最高的花……

地球上最令人不可思议的虫子是蚕,它才是中国真正的象征:整个身躯和嘴趴在桑叶上,吃,排泄,再吃……一个微不足道的、肮脏的、只有两个鼻孔的小虫子。但是,突然,食物变成了丝,而这个可怜的蚕却蜷缩在想象的财富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虫子会展开两个白色的翅膀腾飞。没有哪种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诗意盎然和敏感聪慧。没有人能像中国人那样有从泥土中彻底解放的精神。用什么方法?用最保险的方法:“遵循事物的规律。”诚如一位中国哲学家说的那样。正像蚕那样,尽量多吃桑叶,尽量充满肚皮。

在这里,一切都是神圣的。因为一切都来自精神,从精细的和不可名状的原料回归到精神。泥土是用祖先腐烂的身躯合成的。空气像水一样浓密,因为充满神秘的力量,超越人的忠厚和狡狴。道,最原始神的力量,无处不在,把一切神化。有一天,一个人问最有学问的庄子:“你所说的道在哪里?”“无处不在。”“告诉我到底在哪里?”“就在那个蚂蚁里。”“还能更低吗?”“是的,就在小草里。”“还能低,更低吗?”“是的,在这块石头里。”“再低!再低!”“是的,就在人的粪便里!”

我们驶进港湾,停靠在北平附近的港口城市天津。用河泥和牛粪搭建的房子,穿黑色男人长裤的女人,臀部巨大,坐在田埂上给孩子喂奶,另一些罗圈腿的女人像喜鹊一样跳跃。一些孩子衣衫褴褛,另一些全身裸露,肚子浮肿,在泥土中哭叫。男人们并排坐在门槛上,无忧无虑,神气十足地谈天说地。

“你的感官怎么样?”我的朋友梁凯微笑着问。

“很好。”我回答,“道无处不在。”

我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他黄色的、如刀刻的面孔严肃起来。你在他完美的性格里,在他眼睛的闭合中,在他双唇的动作上,在他高高的无皱纹的额头,感觉到了久经锤炼的古老种族。如同蚕,在他最后的高级发展中,肉体是透明的,充满蚕丝。片刻后,他说道:

“你不要以为能在中国很容易地放牧你的五个感官。你需要坚强的神经。你要承受得住肮脏,难闻的味道和裸体的场面,饥饿和疾病;要承受厌恶。你会看到白人如何吸中国人的血而中国人却无动于衷,却微

笑。这对你来说不容易，需要巨大的承受力。我记得……”

他又停住了，好像在迟疑。他的眼睛从上到下很快地扫了我一遍，仿佛要把我看穿。想了想，突然决定，说：

“记得我年轻时，从巴黎回到祖国。我在那里结束了学业，把新思想带回了祖国。我的父亲，一位老官员，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有一天，他接到一个请帖，红纸上写着粗大的墨笔字。他把我叫过去。‘你去吧，’他说，‘你给我们从巴黎带来了新思想。这餐饭对你有好处。’

“我去了。是个夏天，一个很大的官员宅院，宴会在花园举行。客人都是高级官员，大部分是老人，小眼睛，好色的双唇，学者的双手。宴会是为一个有钱的客人举行的。也是个老人，他身穿丝绸，黑色的礼帽上有一块昂贵的红宝石。他被安置在主宾位置，面对门，座椅高高的。在他对面，举行宴会的主人谦卑地坐在小板凳上。饭菜丰盛，我们不断向老人家致敬，为他敬酒，祝他健康。他稳坐中间，面带微笑，威严而可亲。宴会最后，主人起立，拜他三次，祝酒。他说，多年来他仰望苍天似的敬仰这位客人，今天终于期盼到这一时刻的到来。这样一位贵人能光临他的寒舍，他感到不胜荣幸。今晚，他能目睹贵人尊容，荣幸之至！

“老人表示感谢，夸奖饭菜、花园和客人们。又坐了一会儿，我们谈论花、女人、月。然后起立，宴会结束，大门打开。估计已是子夜。我们站立两旁，老人在中间走过，我们深深鞠躬，头都快碰到地了，向老人致敬。他豪华的轿子来到门口，停在那里。老人穿过花园，来到门口。抬脚跨门槛。

“就在那一刻，从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抽出剑，迅雷不及掩耳地砍下了老人的头。无头的身躯站立了一刻，左右摇晃，最后一声不响地倒在了路中间。轿夫深深鞠躬，拉上轿帘，仿佛老者已经上了轿。主人也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关上宅门。”

我的朋友梁凯微笑着看我一眼，沉默了。

“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我喊着问，毛骨悚然。

“老人决定死，”我的朋友平静地回答，“他要用死来抗议国家的没落。也为了支持从国外归来带来新思想和白色上帝的年轻人。他和他的好朋友、宴会主人协商好了。一切都按传统安排得严丝合缝。我看到你被惊吓了。要坚持！要坚持！我们到中国了。”

北 平

北平难道真的是我在世界上看到的最美的城市，还是因为我在第一眼见到她时，心情特别好的缘故？

黄昏，在无际的平原上，突然高大的城墙耸立在眼前，它们守护着北平的三座城邦——中国式的，塔塔尔式的和封建王朝式的。围城城墙长 33 公里，高 14 米，底部宽 20 米，上部宽 16 米。半倒塌的城堡，三层台阶城楼，楼顶四角翘起，每个角都有牛角，用它们铜制的尖角把狡猾的鬼魂从圣城里驱赶出去。

在鼎盛时期，城墙上飘扬着丝绸青龙黄旗，敲响镀金铜钟。今天，上面长满野草，枯死的野草被风吹来吹去，饥饿的乌鸦到处觅食。中国到处是这种野草和乌鸦——光荣的最后继承者。你感到，这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腐败，岩石错位，野草统治雕像，时光的最后军团在前进，枯藤紧紧盘缠城楼。

今天，春之黄昏，河堤上成排的刺槐已经开花。花香在搏斗，企图战胜中国的腐尸味。充满各种颜色的蠕动的人群和我们一起行进，在椭圆形的城楼门下沙沙嚷嚷。臃肿的西藏人，长发的满族人，高大神秘的蒙古人，瘦小、大猴子一样灵活，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的汉人。来自荒漠的